

走马  
天下

## 东林书院与小娄巷

□汪晓远

第二天早上,在楼下老西门面馆吃了一碗面筋三鲜面,江南的做法,江南的滋味,然后去东林书院。这个名字曾在我小学时代的历史启蒙读物——《明朝那些事儿》里曾一再出现。有人说东林派人物挽狂澜于既倒,扶大厦之将倾,在阉党当权、帝皇不理朝政的明末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,也有人说明朝亡于党争,其中就以东林党为首。

不论今人如何去思量争论,东林党已经消弭在历史长河里了,如今只留下一个旧址。我走在路上,身边行人三两,清一色的老爷爷老奶奶,偶尔一两个带着孙子孙女。路上碰到一个身背二胡与小板凳、戴着鸭舌帽的中年男人,像是赶着去哪儿卖艺:这个点真的有足够的听众吗?还碰到一个烫着红栗色小卷发的妇女,操着无锡话指挥一群中老年妇女搭架子,不知道做什么。

东林书院就在这活色生香的人群旁边,进门,小弄堂曲径通幽,沉寂的小池塘分列两旁,泛着浓郁的绿色,看得出池壁上厚厚一层绿苔,几尾花斑色的鲤鱼正在浮头。书院是典型的江南园林——青砖小径,桂梅竹柏,黑瓦白墙……灌木丛中掩着播放着音乐的假山石,传出若有若无的古琴声,像东林学者们穿透历史而来的遗音,带着悠扬、正气和古韵。

工作日的早上没什么游人,整个书院十分清幽。在东林学者们曾经的讲学之处,左右各端端正正放了八把座椅,迎门北墙则挂了一张孔子像,供着三炷香。我手扶脑袋在上面坐了一会儿,你说千百年前,那些书院的学子会不会也偷着在课上睡觉呢?拿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挡住眼睛,脑袋跟着念书节奏一晃一晃?

再往外,一个亭子里面挂了五块匾,它们铭刻了东林学者们的仕途功绩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“一榜九进士”和“六科三解元”。这不就是培训机构或是中学里的光荣榜么?唯一不同的是,现在学校的光荣榜只留存一个月,替换于下一次月考或期中、期末,而东林学者的名字却是千古流芳了。只是,这两块匾微妙地让东林书院在我心里稍稍打了一点折扣。

接着去小娄巷。跟高德地图乱转着的时候忽然又看见了刚才那人。他们搭起来一个简易戏台,表演已经

开始了,演员穿着蓝靛色的新四军衣服、系着红袖套,台下塑料凳子座无虚席,花白头发的老爷爷老奶奶专心致志地看着。我完全听不懂锡剧的唱词,站在人群里听了一会儿,就继续找我的小娄巷去了。

它被覆盖在整个苏宁广场大楼的阴影下,缩着。小娄巷是无锡名门谈氏和秦氏世居之地,始于宋,盛于明清。如今不再见他们两家的盛况,这里变成了风情步行街,大半是小资餐馆与酒吧、清吧,白天没什么人烟。我就信步去找巷子里的文化古迹。哪想在这里看到的第一处不是谈氏也不是秦氏,而是孙氏的少宰第。少宰第的主人是孙继皋,明万历二年高中状元,最终官至少宰,宅邸也就变成了“少宰第”。有这样一则志异:少宰第本是谈氏宅府,落成时幼年孙继皋于一旁玩耍,见漆匠骑于梁栋上刷漆,他拍手大呼:“状元骑白马喽!”时谈氏家主甚觉有趣,与幼时孙继皋相约,如其高中,则送一厚礼。后来谈氏式微,一日谈家主母梦里有感,家乡某人直取状元,于都城街头畅游。醒来以后深思:莫不是我谈氏后人?我谈氏复出有望?结果是时年二十四岁的孙继皋高中状元。回乡以后,他购置了谈氏这一处房产,作为自己的私宅。

故事有点意思。

少宰第隐没在巷子深处,不易寻见。而秦氏的名人堂则建得一目了然,就在路边。“秦氏家族,始于宋”。我思量不出是什么人物,一看介绍——秦观后人。秦观!那写“金风玉露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”的词人,怀着温柔敏感之心的不得志之人。祠堂里还有家谱,如今,他的后人们大多转去了电子信息工程行业,撑起无锡信息技术的半边天,还有专攻食品发酵工艺的……和老祖宗一样舞文弄墨的不占多数了。

小娄巷旁边不远处是大成巷步行街,我在街上看见两扇紧闭的木头大门,狮头铜环,漆色剥落,大气低调,颇有点大隐隐于市的意味。拍图问了无锡的朋友,说是她小学的后门而已。啊!

这后门和后来看到的无锡的古建筑一样,那些故居、祠堂、墓碑,全都好好地隐藏在闹市楼群中,但又在各种岔路小径的边边角角里露出一隅,而且大多找不着正门。它们就像燕子,藏在自家的屋檐之上,啁啾声不绝,像精灵一样灵动地舞蹈,可我够不到它们。作为一个对文化遗产充满尊敬的人,我甚是欣慰。



陪伴 陈顺源

## 濠河边上“小二侯”

□唐启荣

六桥之内升炊烟,我家住在濠河边;董家有个小二侯,见人总是把头颠。20世纪50年代的南通城,濠河环绕的六桥之内是城里。我家住在西城门脚下的和平桥畔。

初见小二侯,我还是学龄前儿童。他住马路斜对面,排行老二,家人叫他小二侯。小二侯父亲在矿上常年失联,下面还有俩妹,一家五口全靠娘养活。为了让妹妹上学,他十几岁就进了位于小码头的街办小厂,天天挫套鞋。我和门口徐家小华经常放学后到他厂门口等他收工。和他戏开心,谁欺负我们他报仇。那年头,年轻小伙子都喜欢练壮。小二侯作为少年,也在其中。在孙家小宁家里,常见他举石担子、撑双杠、做卧推,练得胸肌突突,手膀子超过32公分。他脸小下巴尖,一得意头就颠。谁只要夸他一句“小二侯练得不丑”,他马上头就颠起来了,似乎在向世人展示一种内心的自豪感。

每年夏天,和平桥下头游水的伢儿多,小二侯也在。他水性好,还擅长“闷猛子”,在水下潜好长时间。他一出水头就颠,摆帅。因为水性好,他救过别人一条命。那次,一个小男孩儿沉到河里不见了,大家潜水摸,摸不到。小二侯潜到水里五六分钟后,把他拖上来了。可小伢儿因喝水太多,肚子鼓得像气球,鼻子已经没气了。这时,岸上有位长者说:“快把他头朝下、脚朝上反背,让肚里的水吐出来。”小二侯二话不说,立刻把他反背上了肩,屁股还颠了几颠,但无效果。那位长者又说:“快跑,跑100米试试看。”小二侯像是半夜摸了

个锥子——当了真(针),两手抓住肩上的两只脚,撒腿溜了起来。他一口气从河边溜到马路,右转直奔人民路。溜到对面和平食堂时,足足超过了100米。只听背上“哇”的一声,伢儿嘴里大口大口的水吐了下来。小二侯也跑得满脸通红,筋疲力尽。当我们赶到时,伢儿已经活过来了。小二侯一边抹汗、喘气,一边得意地把头颠了起来……

转眼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。小二侯作为个体经营的试水者,在和平桥西头摆了个摊儿,炸鸡肉串儿。每到下班时,那里人来人往。小二侯生意兴隆。那次,我骑自行车经过,专门停下来喊了他一声:“小二侯!”他忙得满头大汗:“哎。”我说:“生意不丑?弄根来尝尝!”没想到,他头颠颠:“不了不了,你别笑我了。”然后手挥挥:“对不起,我忙得没魂,你走吧!”我顿感诧异,这小子赚钱了发财了,儿时的友情忘掉了?那时候,我月工资38元,听说他一年能挣十几万。我想,小二侯到底是没文化,有钱了,不认人了。一气之下,不搭他了。

直到有一天,小宁告诉我,小二侯几十万输掉了。原来,小二侯能吃苦能挣钱,但赌运不灵,一赌就输。可他又想翻本,就像矮子盘河——越盘越深。那时候万元户也不多,他前后输了六十几万。我说,小二侯太精了,都没吃过他一根鸡肉串儿。没想到,小宁说出了小二侯私下告诉他的秘密。原来,小二侯为了降低成本,都是从养鸡场弄来的死鸡,吃者健康会受损。回过头来想想,小二侯是照顾我的。我误解了。

于是,一个周日下午,我去和平桥看他。奇怪的是,小二侯的摊儿不见了。问了旁边摆摊儿的,摊主戏言:小二侯真“二”!生意这么红火,他改行了。有钱不赚,二呆子!我也纳闷儿,后经多方打听,小二侯去节制闸肉联厂搬猪肉干苦力去了。虽未谋面,但我为他的收手,抑或是醒悟感到欣慰。

人生如梦,一眨眼已花甲之年。一天清晨,我游泳途经体育公园,看见前面有个人个子不高、背影熟悉,便快步赶上去大喊一声:“小二侯!”他右手捂住后脑脖子慢慢地转过来,果然是他。小二侯面容憔悴、两鬓斑白、眼神有点迟钝,惊讶地回了一声:“荣头?”我说:“怎么,多年不见,不认得我了?”他有点费劲地说:“哪里?我在电视里见过你。”边说边挤出了一点笑意,但头不颠了:“我小中风,唉……不行了,要上东门了……”我打断他:“不要悲观,想想开。”他若有所思地转过身,沿着河边小径慢慢地朝前走去,渐渐消失在晨雾中……

最近,有幸参加老家门口的邻居聚餐,看见小二侯小妹“四侯”。问及小二侯状况,她说他淋巴癌死了好几年了,终年才66岁。“不过,小二侯是个孝子!”四侯说:“我娘能活到98岁,与小二侯的悉心服侍分不开。”一次,老娘要吃烘山芋,当时山芋还没上市。小二侯从早找到晚,找遍了南通城内外,竟然买到一个。老娘欢喜得流眼泪。“老娘被医院回了,到家后不能下床。小二侯不仅喂水喂饭、端屎端尿,还帮娘洗头洗澡,晚上陪娘睡一宿……”四侯说着说着呜咽起来。

小二侯像濠河岸边一片枯萎的落叶,随风而逝,飘入水中,沉到水底。濠河水穿越六桥,静静流淌,诉说着濠河岸边的故事。小二侯也许在其中。

灯下  
漫笔